

四書管窺

後學東嘉史伯璿文璣述

門人同郡徐祖校正

孟子

梁惠王上

首章仁義集註仁者心之德愛之理 發明或疑朱子仁字之訓

孟註先言心之德語註先言愛之理何也諸葛泰之口語之為仁

首言行仁以仁之用言故先言愛之理孟子此章以仁之体言故

又據 孟上說故首曰心之德論語是從

諸葛氏說



出車千乘也千

策漢趙氏謂古者

為甸甸六十四井五百十二

是提封百萬井除山川溝壑城

溝之屬定出賦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故稱萬乘

天子之公卿采地不過方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

故稱千乘之家諸侯大國不過百里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

故稱千乘之國諸侯大夫采地其大者亦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

百乘故稱百乘之家

按論語道千乘之國章輔氏引古註馬氏之說曰司馬法六尺

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

為成甸之地方八里旁加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

地千成謂馬法有以十為終終十為一甸地也居地方二

百一十六里有甸地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包氏曰千乘

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滿

千乘也馬依周禮包依王制朱子或問謂二說疑馬氏可據且

謂其與孟子王制不同疑孟子未嘗盡見班爵分土之籍特以

傳聞言之故不能無少誤王制非三代之書亦不足據今按孟

子其註自千乘以下似皆與包氏合者蓋孟子答此當爵之言

包氏之言也蓋孟子故不得不知此趙氏亦只因集

注而誤也包氏之言又非馬氏之說故其說

百乘則有所不逮矣蓋計井

井之數也

四干井乃是千成之地
同然施於孟子則皆有
於千里之國則有碍焉說於千
之國則有碍何則包以十井為乘百里
百萬乘當出車十萬乘今却千車止出萬乘是包說施於千里
之國則出乘過多而不可通也馬以六十四井為甸旁加一里
為成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千里之國則如前所推方十里者萬
敵出車萬乘然百里之國則止有方十里者百不過出得百乘
今百里却當出車千乘是馬說施於百里之國則出乘過小而

通也畢竟孟子百里出千乘之說不合於周禮正是朱子所
不能無少誤處集註但以孟子之言解孟子更不泥於計車出
乘之詳故亦不至於抵牾趙氏不思百里出千乘之說為包氏
之言却又以馬氏之說計井出車此所以不覺其誤今通證中
所引司馬法之說甚明顯見趙氏之誤其里數同異之說更於
告子下章亦使慎子為將軍章詳之

少長多寡者五畝百畝
放證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然尺有
中人指中者為中人有人有土中下不同則以中人為度
則有地尺若衣服計於

官尺與民尺合者論語言六尺之孤家語言七尺

亦可當官尺六寸許次之

之童又言文王十尺湯九尺漢史言項羽八尺二寸韓信八尺三寸皆是以長短之相懸者言然亦不過如此而已若以為如今官尺則湯文安得有許長五尺六尺不得為童幼矣若以古尺當今民尺五寸五分則湯文羽信反短於今之中人童幼又過於短矣古今器物有變不可為據惟人身長短宜不相遠以此攷之則周尺宜與今之民尺不多爭但雜書

或有存古時尺樣者又皆只有民尺五六寸許不知如何證疑地尺當長恐亦以雜書尺樣意之也若以古尺與今民尺不多爭者言之則似不必如此疑矣今田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猶不滿民尺之數則百步之畝亦豈別有地尺哉其以中人中指中節為寸却正與今民尺寸合亦可見周尺之與民尺不甚相遠矣

寡人願安承教章作俑 發明作俑者殺人徇葬之漸孔子惡之者以此

竊詳... 以為俑

一而葬之為不仁而可惡蓋

生民飢死者之尤可惡

無味矣... 曰不

非

至矣此...之言即...亦如此說

蓋不以封建為聖人制治之要道也孟子之見宜亦不當出此
竊以孟子告公孫丑慎子之言推之亦略可見其曰夏后殷周
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而齊有其地矣地不改闢矣推此則謂
其知統天下為一家如秦漢之制者殆不其然其曰周公之封
於魯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
損乎在所益乎推此則謂其知統天下為一家非如三代之封
建者恐亦未必然也况井田封建二法相因當時井田之法亦

已漸壞孟子豈不能知其有開阡陌之勢然而孟子之論王政
未嘗不以經界為急而不聽其自壞以此推之使孟子得行其
志又安得聽封建之自壞而因陋就簡僅為秦漢之自私而不
復三代之公道哉然而孟子每言井田而未嘗一言及封建者
此恐別有所見當於離婁上篇首章辨饒氏說處及之外此則
先儒之論已詳學者攷焉可也

齊魯間桓文章方千里者九 發明千里者九 齊楚燕秦趙魏韓

宋...之...也 輯釋亦引此說

國為證恐未必然七國大

里耶若以九州為證謂
如此說可也

本字...

此

疏

又可詳

本下註曰使民有常

如此說蓋不以集註為然也按孟子欲齊王反其本心自篇首舉胡虺言以下至君子遠庖厨處反覆詳盡蕪餘蘊矣故其下遂以親親仁民之事告之欲其即此心而推之又反覆詰其所以不能然之故而請王度之也前是体察後是推廣所以發明本心者已盡此自因上文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必不可得說下來遂以反本開導其行仁政故下文遂言務政施仁之效以實之集註之言断断然不可易矣

章末發明引張氏曰孟子如對鴻麋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

皆徐徐引之當道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之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言交兵不利則曰號則不可又何嚴也蓋前數章者一病為一事耳至於霸者功利之說則大体一差無往非病故闢之不可不嚴輯釋亦引此說

此說固為有理竊意前數者齊梁之君已自知其事之未善故孟子不必更闢其事之不善但徐引之當道足矣後數者則齊梁之君不知其事之不善或反以為當然而謂之善故孟子不得不闢其失

梁

但以語意則上

一

交邦國章

事之

於

事之 於 夫大字小左傳凡兩出

子並作

而其註解事小為字者本古語也然仁人之心既忘已

之強大人之弱小雖曰空之其交際往來與事大亦無異故俱作

事

雖若事之然與小事六之事不無分別則其實不過字之而已

雪宮章孟子對曰有

發明輔氏欲讀有字為一句南軒讀有人

不得則非其上矣為一句

竊意當以輔說為正孟子中以有字自為句者有數處

晏子 攷證此章純用晏子言後篇公孫丑並言管晏而下止言

仲不言晏子蓋孟子未嘗不重晏子也

叢說後篇丑問管晏

管子獨鄙管仲者晏子之才能功烈皆非仲比管仲輔桓為五霸

行充天下所共宗仰故孟子唯斥管仲

按二說不同當以叢說為正竊意孟子亦未嘗有意於輕管仲

也觀其異日論天降人任於是人而以管仲與大舜傳說並稱

則固未嘗重管仲不如晏子也人徒見孔子之於管仲既稱其

仁又大其功而孟子則卑其功烈以為曾西之所不為遂以為

孟子之論每每不同於孔子也殊不知孔子稱之是為由賜但

小

不改

以故言其有功無罪者以

主但知大其功而不復知

其功烈以破丑之惑使知

未嘗不小管仲之

借之失曾不少想

過因或人由賜所見不同

欲學為管仲之事則夫子

為管仲之事則夫子

子也 然 中之况若

有以厚其失矣不獨孟子為然也蓋孔子之時人心之義理

明或人雖不能知仲之失而賜之徒則知之矣孟子之時功利

之溺人也其既人如且者猶不知之他人尚何望乎不然孟子

豈但知仲之過而不知仲之功哉

發明文章耕者九一集註九一者井田之制也 云是九分而稅其

一也 饒氏謂耕者九一是指士之所得言

以非說賦稅若說賦稅則是什一下文世祿亦是指士之所得言

九一是助法十一是貢法全集註釋九一為井田之制則是助

而非貢明矣双峰只因其與世祿對言遂以九一為民之所得

殊不知孟子亦只以井田形體之大槩而言則中百畝為公田

者恰是九分中之一分若夫以二十畝為廬舍者則未暇細論

之耳且果如双峰所言則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又

當如何分別耶

澤梁無禁 上澤謂渚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 輔氏

謂澤梁不禁至周禮則山澤皆有厲禁亦禁其暴殄天物者而使

取之以時而已 發明引陳替室曰關市不征澤梁無禁乃王道

之始成周 制市廛 宰悉有厲禁乃王道之成

氏之失曰殊不思集註於

林以澤與民共之即是澤

安

之守禁註每物

力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
辨之者甚當而發明不

不待辨而決者若輔氏

取之此則通也
澤澤無禁之禁與民皆有厲禁之禁混而言之亦欠分明愚
以為無禁而有厲禁王道之始固如此王道之成亦未嘗不如
此諸儒皆以此分王道之始王道之成此所以不得其說也
讀者詳之

語錄孟子答梁惠王問利直掃之此處又如此開導之何也蓋此
處亦分義利人自不察耳發明對利國之問甚嚴而此諸章甚
婉者法語之言不嫌其嚴異與之言不嫌其婉
前篇卒章之末張氏嘗辯及此愚亦附以臆度之見矣請申其

王於見賢之初發何以利吾國之問是以利國之
之孟子而不自知徇利之為非也故孟子不得不直掃之宣三
於言論之際自以好貨為疾而無惡於孟子則非梁王不知徇
利為非者之比矣故孟子不可不有以開導之也梁王知有利
而不知有義宣王非不知義之為是利之為非者特私欲之蔽
未能自克耳餘則語錄精矣發明以法言巽言為分別蓋本
論語集註之意而言也論語法言巽言之義雖分別故集註以
孟子所言證之至矣為發明者正當於此分別孟子何故以法
言對利國之問以巽言對王諸章之言以曉學者可也今

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乎
人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
雖若可通要且下

未嘗言其不得已

說云故於下段結之云

說甚善但曰下文言用舍

處未嘗言其不得已

下段結句又自相反耳

按先儒以如不得已連下文則如為設或之義與如或知爾之
如同而不得已為真有所不得已集註以如不得已連上文則
如為如似之義與如或知爾之如同而不得已非真有所不得
已也輔氏謂下文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但言不得已而不言
如蓋謂其無真不得已之意可見先儒之說不然耳集註下段
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之言言不得已而又言如蓋謂其
謹之之至如此則非謂其真有所不得已也通者謂其相反是
不詳如字之義不同與有如字無如字之意亦不相似也

為巨室章

通與發明引饒氏之說曰前譬是說任賢不如任匠

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王

輯釋亦引之

前是以大木譬賢人所學者大以匠人斲而小之譬王之欲賢
者捨所學而從我以此觀之前譬乃是用賢不如用木耳蓋孟
子既曰以為能勝其任又曰以為不能勝其任不是說求得大
木為工而能勝其任斲而小之為匠人不能勝其任正是言木
大則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所學者大則可以勝治國之大
任斲而小之則不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捨其所學則不可
以勝國也

得大木是譬王之求得
賢人之道也後譬則自

王文王則贅矣

謂自是以聖人爲準則以
所害意可也奈何以察識

之不恭而請

鄒與魯則章集註蒧氏曰
夫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
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
大豈不異哉 邇謂穆公歸罪於民是責子弟之不能衛父兄手
足之不能捍頭目也殊不知父兄之愛子弟頭目之顧手足者其
常也子弟之衛手足之捍則於其時之變者見之穆公不能責己
之失其常者而責民之不能應其變者有是理哉
穆公之歸罪於民是責民今日之待己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
足之捍頭目然也穆公之不能反己是不思己前日之待民未

嘗如父兄之愛子弟頭目之顧手足然也通之意亦如此
辭未盡乃若父兄子弟手足頭目自相責然若讀者不以辭
意可也不然天下豈有不衛父兄之子弟不捍頭目之手足耶
公孫丑上

首章曾西或人問答集註引楊氏之說 攷證楊氏說未盡此章
之意天曾西言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至論管仲則曰得君如
彼其專行政如彼其父功烈如彼其卑此正以任用優劣言也以
任用之優劣言則管仲之功業遠不可望子路何者仲之所以霸
不過管仲之自 治于夷之國夫子之許子路與子路之自
之間師旅饑饉貧弱垂亡子

則其於富強乎何有且知
全齊其視管仲真

聖賢不用世人但
諸子則或但以為循良自

平卷任人禮
車馬之分集註以為聖賢於此錯綜
酌量要不着意於曾西之言楊氏之說亦云嘗謂聖賢之道猶
金也霸者之功猶鉄也以大分言之則金鉄之不同貴賤不在
言矣然二者之中又各有輕重多寡之差不可不錯綜斟酌以
平其價也蓋聖賢之道盡其全体大用如孔顏蓋氏者是乃所
謂兼金而萬鎰者也子路之學固亦金矣然強其所不知為知
則知有未至也行詐欺天則意有未誠也以正名為迂則於平
治之道猶有所未盡也然則其金之分固未可以萬鎰許之也
况天子於顏子則以治天下之道告之於仲弓則以南面許之

於此求則不過許以可復
此亦何纒及聖門學者不問高下例以伊周事業期之與所以
期孔顏者皆無異哉霸者之功誠鉄矣楚莊宋襄之輔功無足
紀為鉄固亦不多管仲九合一匡之功則其為鉄既多且重價
亦不貴本身以一鎰二鎰之金準其直也子路於其所為固有
不肖然管仲才智所就則亦恐非子路所及曾西其功烈亦
是早其霸功而非王道云爾若如攷證之論則曾西既自羞比
管仲蓋謂匡合之功亦西所易能可乎西亦不過自以仲尼之
徒故也

以作用優劣較也合而言之則曾
分而別其貴賤也楊氏言子
鉄多而錯綜斟酌以平
量其所堪之才也

不足道是論其所乘

加乘之勢則夫子庸人為

由於已而由於外矣愚則以

以學言也。此非管仲所可同日語以才言則管仲之功子
路固有所不逮蓋路之學出於正道仲之才優於霸術故也或
者猶疑孟子言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孟子因齊有其地則
王猶及十謂聖賢之所賴於所乘之勢不可也是不然自聖
賢力量有餘者而自則所乘之勢有小大固不能無難易之異
若力量未至而欲乘其大其所乘之勢以幸其功之速成政恐用
過其才勢大如黃霸長於治郡及為相功名反損者
矣昔高祖論用兵信以高祖不過將得十萬信則多益
辦自必知兵者之見未必不以為信善用兵則雖兵少亦

可制也。此言及於用兵不如信非得兵多則不可以
成功以不信而用兵則兵少多皆可以成功但得兵多則
制勝易而信則用兵過十萬節制無方兵多適為所累
又言信成亦猶學者力量未至但欲大其所乘之勢則不勝
任而敗事矣何成功之望哉不知識者以為然否攷證於論語
四子侍坐章亦如此見愚亦於彼辯之矣參看可也

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集註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

纣有天下自八月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輯講本文

此蓋文王之時三分有二尚有一

武王有天下之後周公制

禮是德之中是謂大

不說教化則德之所以行者人孰
曉其故詩書且亦何嘗城然集德之自行全不以教化為務耶
且双峰既曰周公制禮作樂禮樂非教化而何又曰殷頑亦率
德改行率德改行非教化之行亦何能得其如是哉然則集註
固無可疑者矣

饒氏又曰文王何可當也一節當分作兩小節看由湯至於武丁
以下言武丁所以中興之易紂之去武丁以下言文王所以驅起
之難

分兩小節亦似是而實不然竊意但通作一節看皆只說文三
興起之難白順孟子之意本只謂商家代有賢聖之君已

文王何可當也一節之意以歸重於文王猶方百里起是
以難也之意而已分為二節似乎隔斷了文勢不如統看之為
也

說有兩意一說齊地廣民衆地不
矣讀就改字略歇一說地不

說為正

仕君子道明德立

通謂孔子四十而不惑

而明者也孟子所以不動心者

先立其心也後從之立明而誠者也 輯釋亦引此說

按語誠者善之積也動心是三十而立未到不惑處曰這便是

不惑知言處誠者天則不動心理共一般不可因私而動

賢之分不同也孔子雖是自誠而明之聖然志學

一音自是為知也德之序言明誠不可以言誠明矣先儒以

志學為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為知之至不惑知

為行之始也如至終皆先知而後行何嘗不是自明而誠之事

通者只因集註有德立二字便以而立之立牽合互說以為誠

明明

殊不思自孔子分上言固當自誠而明自志學與

立對言則未可便謂之自誠而明也况以立對不惑而言又是

以行之始對知之至為誠明之序顯見牽合今亦不在多辨且

以本文推之夫誠則明矣亦曰誠則無不明矣非誠而後至於

明也又安有十年之漸哉

無嚴諸侯 發明引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專為諸侯於褐寬博萬

乘皆然 輯釋亦引此說

按上文不受挫與視刺皆以萬乘褐夫對言意本不在褐夫上

但以其輕視萬乘無異褐夫見其勇爾下文無嚴諸侯惡聲必

反只為 惡聲必反其惡聲則可 不足道矣諸侯萬乘恐非有二

己之言非他人之言

他人之言不得其美

說也。使以此說為定，則集註從

之矣。若曰：「人之言」有所未達，不可含置而不求。諸心若今人言之不達於理者，不少，雖含置之可也。

按覺軒蔡氏曰：「不得於言，集註與語錄不同，豈後語未及修改耶？」覺軒及門之士，猶不敢質言語之未定。况朱子所謂向來之說，又正是集註之意，則非言此之時，集註猶未定也。通以集註不從為未定之證，恐未的當。且如前篇答滕文公請擇於斯二者之註，以權對義而言，後語錄謂當改義為經，後篇道性善註以門人撮其大指與序說自著之言不同，而皆終於不改。若此之類，皆以集註不從為定，可乎？愚竊以為凡語錄泛然不同

於此則語錄未定，集註已定，自無可疑。然則集註之意以為未當，然後說出不同之意者，則多是集註已定而猶欠一改者耳。若謂不可決然知其孰先孰後，則亦當兩存之可也。通又以為若今人言之不達於理者，不少，雖含置之可也。為非人言之證，則非也。孟子知言，正是於人言之是非得失無不究極，如因言之詖淫邪遁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却正是於人言之不達於理者而知之。何嘗以其言不達於理而不究極其所，以非與失哉。輯釋於此段語錄及通皆不引之者，蓋以通言

知言而且先問養氣者承上

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

在後面問者蓋知言

緩在致知在格物一

亦與集註不同然不比

謂公孫丑承上文言志氣故

且問者言後之言便如大學首章先言正心誠意而後及致

知在格物也輯釋亦引此段語錄

朱子以向來之說今看不然則是集註與語錄各主一意從集

註則語錄為未定從集註則集註為當改無兩從皆可之理通

者以其不與集註同而存之則兼備一說可也今乃含糊其

說兩可其論既主此則又兼備改改恐未必朱子之本意也

攷證孟子先言知言而五乃先問心養氣雖因論氣而遽及亦

之學未能知所先後也業說謂集註攷證不同竊意孟子亦有

此文法滕文公下篇孟子先言出疆必載質後言三月無君則弔

周齊乃先問無君後言載質正與此同

按攷證正與前段語錄之意相及恐當以語錄為正蓋孟子自

著此書使果如攷證未能知所先後之疑則丑雖失墮孟子作

書之時豈不能少易其序以開來學乃因其誤而不變耶如此

則語錄以大學為證無可疑矣又其不然則但以集註為正而

以業說所引斷之可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集註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

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所有事而不可作

為以助其長也集註養氣之程度也輯講必有事焉而勿忘勿

助其長而取集義義襲兩句乃是

法苗者也以義襲為心預

者故當以直養非義

當心勿忘惟其非
身焉而勿正是集義正而
通發明輯釋皆全引

按前節是集義所生處集註之末云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
知此理乃由任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
浩然之氣矣此節集註末云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
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
又反害之矣此二條皆以告子為證告子以義為外固不復以
集義為事矣則其正而助長又安肯以義襲而取之哉然則以
義襲為正助與朱子之意不合一也語錄曰助長者無不畏之
心而強為不畏之形又曰氣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王謂已

川大勝所屈撓便要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此二條說助長皆
只是氣未浩便強捍做作自以為浩然了正與後節集註
告子實然無以悍然不顧者相似雖非集義自然生氣之比亦
非靠義襲取於外之謂不過但就氣上做出浩然之形狀而
已然則以義襲為正助與朱子之意不合二也前節集註釋義
襲之指曰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
此節講以論正助之病曰勿正與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
一件事不得此二條說義襲助長意自不同義襲猶是知有資

如集義之有素故生之無射而不知非襲之
主但就氣之本體上強欲增益之
意不合三也愚往年亦有
取正於是福來語錄

若然後及梁朱子之
見而可鄙者也然則集義
苗則氣也耘耨義也譬之有苗於此時時耘之人力無有不至
至於日至之時不期苗之長而自長者集義所生之意也未嘗
耘之任其自生自長至於久而不長乃一加耘之之工便以為
可使苗之長者義襲而取之意也二者雖有常暫之不同然皆
有賴於耘有資於義也若助長則更不復有資於義但正之不
得使就氣上做出浩然之形狀而已如苗已不復有賴於耘若
要其長則但掘之使似乎長而已也以是推之則義襲助長之
本下相關者庶乎不難辨矣

作集輔氏曰云云又無所作為如正忘助長以為之害 攷證氣
本大而剛順而行以養之勿令有所屈曲愧怍以害之 通謂云
云正忘助三字相因皆是為害助之害愈甚天抵必有事是集義
是以直養正忘助是義襲是害一輯釋亦引通說

按輔氏以作為為忘以忘為害攷證以屈曲愧怍為害通以忘
為害以正忘助為義襲皆非經旨蓋屈曲是不直愧怍是非義
以為 則可以為害則不可輔氏所謂作為却是害而又不可
言忘通以忘為害亦猶攷證與輔氏之病皆不可不察輔氏是
偶

豈非義襲為助長之意遠併
也何則忘只是忘其所有事
分明謂忘但無益未

害可乎

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蓋
知之此則似指告子之言故

專於失者

知言則善惡邪正皆當知之

此獨知其失者何哉蓋孟子時楊墨之言盈天下正人心關邪說

莫此為急故

輯釋亦引此二說

按語錄論此有曰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而已既知得箇非便
知箇是矣詳味此言則通與蔡說皆未必然且如聖賢論恕每
從反處說論四端亦皆就心所拂處說皆此意耳亦皆意其何
所為而言之可乎況乎正通達之言出於本心之義理義理則
其致一也故易見誠淫邪遁之言由於心之有所蔽心之蔽固
非一端氣稟物欲學術習俗皆所蔽之由也欲因其言之病而

知其心之失豈不難哉然則既能知其非之難知者又豈有不
能知其是而易知者乎通者但因集註末引告子為證故如此
意之耳殊不知集註但推告子自不免於如此者以見其不能
知言之意耳何嘗謂孟子所言專指之哉蔡說雖若可通然不
若語錄所該之廣恐亦非孟子本意當更詳之通與蔡說所指
不 輯釋皆引之不知當以何者為定耶

通謂 前則深斥告子闢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聖道也

直指告子為異端充類至義之盡也但此章本因論不動心而

於此

公孫 而及孔子皆是議論節次所

悉求之太深排孟子意乎

必不阿其所好而空舉

決字之誤 攷證以

阿其所好詞氣之間揚

其言之可信蓋世間自有明足

以知之
猶未可信也故必如集註

假使汗下之說然後下句足以備上句未盡之意意味深長双

峰
意義何耶若以為決文意固直政恐智者之未可

自無私也攷證又勦之以為已說陋矣

饒氏謂宰我謂觀夫子賢於堯舜不知他所觀在何處不可曉看

來程子不甚取宰我之言所以將事功來說集註引此說似是朱

子微意

詳孟子首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之言稱贊孟子

以發其端然後引其言如此使宰我之言未盡善則孟子為失

言矣程朱亦但釋其賢於堯舜者之所在不知双峰如何見得

不取與微意之端的况朱子中庸序又自用其語意乎双峰此

疑恐未必然

出類拔萃 業說類指眾人萃亦指眾人類眾聖人也拔萃孔子

也

按上二類也之類謂麒麟與走獸同為毛蟲之類鳳凰泰山河

海亦然猶聖人與人之類也出類拔萃謂麒麟鳳凰泰

山河海聖人獨於同類之中出類拔萃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

於孔子是也
口以來未有出類拔萃如孔子之尤盛者也

民居也周禮所謂上地

有里布宅即五畝之

二十五家之泉疏云

夫家之征註云夫

也夫

家稅使出子車種給徭役按載師之法是

宅不毛無賦事而事之罰今孟子乃曰無夫里之布則是居廛者
使出二十五家之泉而又出百畝之稅也集註言一家力役之征
是因所引夫家之文而併釋之恐於夫里之布無所當愚詳天下
之民願為之氓是境內田間之民皆使之出是兩等之賦只是一
家田稅之外多出里布耳與上文市廛之廛不相關蓋上既曰市
廛而不征是居稅者已征之孟子固以為過矣而又出此兩等不
亦太繁重乎而集註上廛字既釋為市宅於下廛字乃曰市宅之
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二廛字合而為一是不敢必知
其果如此也

按此與集註微異姑備一說以俟知者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怵惕惻隱集註惻傷之切隱痛之深 攷
證因上文怵惕惻隱以為訓怵惕是驚動則惻隱作痛傷若以下
文三端例之皆是兩面獨惻隱是傷痛一面但稍有淺深耳按仁
貫四性則惻隱貫四端但曰傷痛不見貫四端意四端皆從動處
發惻隱之心兼怵惕言則怵惕為驚動但舉惻隱言則惻為動隱
為痛惻者感於外而動於中隱者痛於中而發於外惻則專言之
仁之端隱則偏言之仁之端也

按惻隱

四端得友證如此發明儘佳但朱子嘗言四

惻為傷訓隱為痛不應只

有痛於己意思

惻則因傷後而思痛於

但無成名無專氣

言之土固無定位以五方言

之則中央居五土居中為土亦有定位也云云不可專

執一說通謂饒氏之說云云愚見朱子之說是就五方看方者

得試以河圖看之五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八木位乎東不可以

曲一六水位乎北不可以南如中間五點則自具五方而於東西

南北無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輯釋亦引通說

按通之辯饒說如此亦不可謂之無見矣竊意五方之說猶有

可疑蓋中可指外為方外不可指中為方故方之為義可以四

言不可以五言也夫方之形体必端正而後可分如方田方千

里方百里皆是從四外而度之地方則徑一圍四亦是此意若

以五分之則參差不正而不可以言方矣或疑此所謂方乃方

向之方方千里之類似是端方方正之方混而無別奈何是不

然所謂方千里者豈端正千里之謂正以方向言之方必有四

面所謂向各一千里合而度之則其形体自端正耳是故自中

央而視四外則東一方也西又一方也南一方也北又一方也

方向既定界而別之非東即西非南即北雖中央為四方之交

亦皆惟其方之所近而各有所屬無不東不西之處也自四外

而視中央則東之所極即屬於西南之所極即屬於北中特因

四方之極而得各面亦不能自有所分而與四方並立

在四方之中位乎東西南北

五方言哉彼其以三方五

之方而非方向之方也

人中正之道其流必有

按集註亦有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之言不知與双峰其流必
皆有弊之意同歟曰不同集註之所謂弊弊在二子之身双峰
之所謂流弊弊在學二子而不成者然則孰為正曰當以集註
之說為正曰何以知其然耶曰以朱子平日議論而知之也朱
子之言有曰弟患隘不恭不必言效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
二子所為已有弊矣非集註之所謂弊弊在二子之身乎又曰
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
有欠缺處才有欠缺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
曾說流弊如此也非双峰之所謂流弊弊在學二子而未至者

而觀之則集註之說為正可見矣惜乎通者獨取饒說
於此等議論皆莫之取使讀者無所取正也

公孫丑下

昔草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集註言四
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按俞允所引官復古有曰周禮有兩環人亦離而二之者也
司馬之環人掌致師釋者曰環猶卻也司寇之環人掌送迎
邦國之通賓客釋者曰環猶圍也環一也而彼此異議何也
師旅之事則附以卻之名在司寇者有令環之

也按春官箴人九曰巫環巫

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
一蓋蓋之名也故曰

也此蓋本司馬之環人
孟子曰環而攻之必有得
其說則曰圍而攻之夫圍而攻
之謂上得天時絕無意義蓋環者筮而用之軍師之名也環
而攻之者筮而行也攻之則筮吉故曰必有得天時者矣故
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賈勇而致敵非得吉卜不可也曰察軍
慝環四方之故釋者曰卻其以事謀來侵伐者若如註釋即
環四方之故一向絕不可解蓋筮其故六爾至於司寇之環
人曰云云舍則授館令聚擻有任器則令環之古者邦國之
賓客蓋有叵測者楚人之衷甲荀息之假道若此類非細故
也使不占其吉凶而為之備則非古人備不虞之意故嚴陳
警備之也然則其於司馬環人之職非有異矣

司馬之環人至降國也而止未成章也以司寇之環人是之
章始成以爲部曰部四方之故可乎以環爲圍曰賓客
有以爲用之可乎賓客未有他也而遽圍之亦非待賓
之謂也此非爲筮子環字設也但以環爲筮似於文
義以爲然否壽翁各庭椿朱字同時人朱子
說古編之攷索已當故錄于此云
既金章攷說其篇二十兩爲鎰則一鎰已是一斤四兩但
古今稱輕重不同且以漢稱較之漢一斤當今四兩三錢重強
兩國語二十四兩爲鎰字書曰鎰
則二十兩爲有義
斤雖皆十六兩然亦同
註今得叢說如此攷究

之殺之也此依古註按
不官者去之止是廢棄之

按集註
列說方頓不知庭下執戟之人亦可言伍否既是戰士失伍則去之是殺之無疑若庭下執戟之人亦可言伍則去之如攷證之說可也當更詳之

謂軼肅四章集註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輯講或疑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饒氏曰正是一脫蓋孔子有去志久矣但去得不急地逼迫後來膳肉不至方不脫冕而行於衛亦然輯釋諸編皆引之

孔子於魯為司寇攝相事却正是有官守者與孟子位

受祿者不同孔子又有去志猶待膳肉不至而後行者非進退有餘裕也蓋仕於父母之邦若以受女樂而去則是顯其君相之惡而忠厚之意矣故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引以證孟子之事恐未的當若衛專則庶乎近之

自齊葬魯章得之為有財攷證當於為字作讀謂禮制所得為也集註作而恐不必改夫禮制所得為者如棺槨衣衾之美也所不得為者如棺槨重數之類此不可踰越而為之者也

按集註改為作而亦在疑似之間攷證之說未為全背但之為二字

美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惟天吏可以伐有罪之

可伐而不知己之不可

伐罪之君

其民有以康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如此則即天吏之所為耳故曰何不即之存今日諸侯如何擅相征伐曰齊非伐罪之君則湯武何嘗不是諸侯孟子又何嘗不以湯武之事望齊王顧齊王所為如何耳豈可以無道必之哉語錄或問之意皆與集註相發不可不察

燕人畔享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輯講看來當成王疑周公之時雖二公在成王之側也不敢措一辭止俟機會之來直因天大雷電以風然後方引成王去啓金縢之書

二公侯機會引王啓金縢之說甚不正大當攻之書

去當宿於書章

輯釋士毅按孟子之於齊齊王既不能如縶公

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群臣又無賢者為之維持調護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云云

孟子既言縶公待子思之事又言泄柳申詳自處之事姑以二事並言以見賢者去就之義有此二等之不同耳至於所以自處則唯在於子思一事若泄柳申詳則內攝言之非欲以其事自處也觀其言曰縶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然則縶公以待泄柳申詳者待子思必不能安子思矣孟子平日自知之明白

如齊王若以縶公待泄柳申詳者待之

為知孟子者當刪

與者凡民也若夫豪傑

王者與苟有尊德樂道者

按彼其其註

動奮發之意辨興如詩可以興之興乃

是與起為善之心也惟說如此說則興如其言足以興之興乃是與起相值也况王者與必有名世孟子時無王者與故孟子不得各世當今之世合我其誰其意蓋曰當今之世但未有王者興耳如有王者興則名世之任舍我其誰當之叢說云苟有尊德樂道者則孟子必能興之竊意尊德樂道非王者不能唯孟子時無王者與故無能尊德樂道者耳論語有美玉韋饒氏亦如此說愚嘗辨之可與此參看

仕而不受祿章 發明曰不受卿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屈

進退餘裕本全亦此一受其祿則為祿所縻是為祿而仕耳云云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唯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當仲連乎

中庸以爵祿可辭與中庸不可能為一事孟子不受齊祿是權其不當受而不受是義是中庸若但欲以此為高使齊王不得廉之而不受則是計較自私而不足以語孟子矣以是而稱曾連可也魚連却正是受爵祿可辭而未必合乎中庸者孟子所為

勝文公上制 中庸者人所秉於天以生之理也渾

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 明人不能皆克己者氣

蓋以孟子不曾說

私欲而不言

物以類

欲物

私欲而不言物以類奈何意者私

而物之私之源從氣上來欲之流從物上去此二字雖不指

氣與物說而氣與物所以拘蔽乎我者此其機也集註一字不

可輕改如此通者只因改私為物便一向牽合孟子不說氣質

上去可謂因誤致誤良可為讀書不仔細者之戒

夫道一而已矣集註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

云云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

他說也通謂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

所稟言道以所由言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見集註豈不能

曰同一道而必曰同一性者蓋以本而言欲自上文說來性外無

道同此性即同此道又何疑乎

按通所以辨饒氏之說是矣但饒氏自上節說性善堯舜處已

與集註不同此節又是承上節所說之意而言耳其於上節則

曰孟子之意不在性善只在稱堯舜欲世子凡事學堯舜又恐

其以堯舜為難及所以先道个性善唯其上節如此說故於此

節則曰世子得見孟子已信孟子性善之說了但疑堯舜非人

所難學乎說道一而已矣是就堯舜上說不是就性上說云云

是古今智愚之所同然者堯舜之所以為

後人之所以皆為堯舜者以其

性善堯舜者以其不知性之本

致不獨告世子為然第

既於當時告子公都子所問

世孟子必稱堯舜以實之耳集註謂

其知仁者方來此說道性善一句聖人可學而至此說稱

堯舜一句可謂道理事實兩無所遺不知双峰何為疑之耶况

謂意不在性善只在堯舜則是泛泛言性之善而不力乃遽以

堯舜之事責均於人安得不啓人之疑若謂恐人以堯舜為難

及所以道簡性善然則何不先使之學堯舜然後發明性善者

以曉之乎今經文先說性善乃及堯舜而双峰乃如此說孰若

集註順文解義之為勝乎如此則集註此節之說自無可疑通

者之辨無以加矣饒氏又謂當以孟子所舉成鬪顏子公明儀

之說推之可知其意愚亦謂當以孟子所舉此三事推之可見

道一而已矣便是上節道性善之意所

公明儀致證儀與孟子年輩相及

齊衰之布止用疏布為之歟又按魯穆公卒使人問於曾子對

曰中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此說可與

此說可與

此說可與

此說可與

階誕矣

來證周家用助法轉

之意只把徹做法了孟
大因助之田而行徹之法然

貢係於鄉遂

饒氏之意豈不徹不過因貢助之法而用之於鄉遂都鄙而
已徹固自無法也然夏之貢商之助以五十七十畝為限宋嘗
有百畝之制也貢助固是夏商之法貢助皆以百畝為限非周
之徹法乎夏用貢而不用助商用助而不用貢並用貢助而變
易其制又非周之徹法乎至曰但周人是因助之田而行徹之
法則非也七十百畝之法既異則井之大小廣狹固不同矣又
如何因其田而行徹之法得此又不通之論也

或問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朱子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
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云云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

之地少至商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
足後世此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降也時勢如焉饒氏謂夏尚忠
所以民只用得五十畝周家礼文而用度廣須是百畝

固不過是出粟米粟米不過以供日食夏時雖地少民約而尚
忠如何使民食只半於後世後世雖地廣亦又而用度多又如
何民頓能倍食於古豈竟如諸家之說非古者民傷於飢則後
世之民失於飽矣朱子以為皆若有可疑固謂田間疆理都洽
更改恐無此理恐遠見亦是可疑之一端忠與文約與廣可以
論其也

粟米，意者田制既定則易代更張甚
只是傳聞如此恐難盡信然則

川都之地不同則鄉之

朝一父所能成

二代皆通行真助二法於

則當更詳之

音未集注... 發明日 不易言也廢之數

千載而欲復之於一曰難哉難哉

張子之意呂氏言之朱子引之固非無用之空言也而發明不

以為然何也愚則以為復數千載已廢之法唯張朱得時行道

乃可耳固非望如發明者之能行也發明奈何以己之不能廢

張朱之言為虛言乎農門謂孔子為知其不同而為之發明於

張朱之學亦然

許行章集注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攷證太 以公六家指夏無

農家至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此 集注未及攷

理或有之

聞君行聖人之政 叢說許行言仁政是孟子所言井地之法陳

相言聖人之政是許行言神農之法許行來文公不斥絕之而與

之則故陳相謂已行其法

按許行始至自謂孟子井田之法為仁政則雖有陰欲沮壞之

意固未敢公然言於文公之前也近悅遠來理宜納受文公亦

豈得不與之處而斥之乎曰與之處不過如其所言使得一

屋而為養耳非文公身自與之遊處也叢說 遂以與之處為行

其言過矣觀陳相見孟子言滕君厲民自養未得為時可見文

公未也

沮壞之法矣况陳相先見文公便言

指井田之法無幾幾見許

未當辨許行之言為虛

憚然

可見矣

行於世不畧見勝君為其所惑之意則

孟子論屈則彼必肆行無忌

然而不敢發且今

滕文公下

首章 通引也六二女子貞不字與蒙六三勿用取女證不在己
木己之意且曰六二稱女子六三稱女不稱子一字去取之間嚴
矣哉

通引此二爻為證似矣但以稱子不稱子為分別則程朱亦嘗
有此意假如所言則成之取女者家人之利女貞漸之六歸吉
皆不稱子豈亦以其不能自重而去之耶

景春曰章丈夫之冠 攷證冠恐當作娶字與下嫁字對

禮父醮子而命之曰往迎尔相若冠則賓醮而命之字父不
親命也

按孟子父命下無辭冠是成人之道命冠雖出於賓而擇賓實
由於父輕改經文以就已說則亦何所不至哉上篇欲改齊疏
為齊斬亦此意

宋小國也章今將行仁政 輯講滕方行王政齊楚便去迫他然
孟子自告之曰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宋則未行王政故言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勝
則已

孟子尤拳拳於齊畢竟齊有其土又

孟子齊楚雖大何畏我與

已行故但告以君如彼

爾云云則似已行者則

者如此則孟子之意不幾

百里與齊楚魏為敵國與滕

之將下一曰於齊楚者其勢不同滕則削弱已甚故雖已行

王政亦不可以王業期之則但勉之為善而已宋雖未嘗主政

然或苟能行之則可變弱為強因此而為政於天下可也至若

尤拳拳於齊者一則以其國之大二則因齊王之有意於孟子

而又可與為善於宋則僅如此言者一則以其國之小而反以

攻伐為王政一則宋實未嘗用孟子孟子特自與其徒議論之

耳況與戴盈之戴不勝之流言之亦未嘗以宋為不可為特較

之於齊則勢有小大故為之有難易耳未可遽與滕例論也

有彼不為臣集註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 發明採張氏曰

文武於商為臣伯有彼不為臣不臣於商以紂之命征之也

有彼不為臣如張說固亦可通但此句之下即與東征取殘之

意相補正是伐紂之事則張說又不可通宜集註不從之也况

惟附周與君子小人以類相迎之意又皆與上句照應然則

集註何可疑之有發明何必引張說以眩學者

戴盈之章 發明請輕之如臧日攘為月攘不知其非義不智也

知其非義而不速改不勇也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 輯釋亦

引之

按 口而不速改者耳無不知與知之

曉 證然亦有掘平地處如充

河震澤三江亦然其餘

故道禹但因而疏浚之耳
雖有援據恐亦不可盡信以理

知我罪我集注 古氏曰 云云 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托三百四

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不得肆則戚矣 發明罪

孔子者只當至權字而止而加一也字使亂至戚矣十五字合刪

此乃春秋之功以之言罪侵過分劑矣 輯釋亦引此說

罪孔子者即是亂賊既戚而以無位托權為孔子之罪耳若刪

此十五字則罪孔子者使誰當之集註於知孔子者之下云為

天下後世慮至深遠也於罪孔子者之下如此說便見天下後

世同以孔子為功亂臣賊子獨以孔子為罪知孔子者公也

罪孔子者私言也集註一不可刪改乃欲刪其十五字發明

倚重之深其大矣故謂其所好而引之不足責也

離婁 首章 之道仁政 饒氏仁政第一是封建 云 或問孟子不

十分論封建何耶曰當時大併小強併弱封建雖壞其迹尚存燕

之封建王者之事也乎當時只為諸侯言之所以不及此

封建非田至戰國時其制同於廢壞謂封建其迹尚存故不言

非也曰封建 皆美言所以不及此為近之但久發明

但井田雖一國亦可行封建非 學校告時君者是先其所可

之後乃可得而班爵分土 之內方為七雄所分據

之內方為七雄所分據

齊梁雖地大民衆亦不
分封也既未可行而先告
則者皆一切視爲迂濶而莫

二肯信身肯信人

規矩方圓之至章名之曰曰曰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集註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
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也 饒氏謂改是要改其忠古人謚法最
公後世亡國之君亦得其謚

改如何是改其惡經之上文有名之曰三字則下文不能改正
是不能改其惡名耳况集註所謂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者正謂
惡謚既得其實即是公義所在公義則不可廢故孝子慈孫
祖考之情不得信是以不能改也饒氏要改其惡四字正是不

以集註之說爲是觀其下文古人謚法最公以下三句其意蓋
謂古人謚法最公則謚不可改所以子孫愛其相考欲追改其
惡則無及耳集成與通引其說皆作改其惡唯發明引饒說以
爲改其惡謚豈亦知其不通故如此改之耶蓋發明於凡例中
嘗以纂節潤色三陳胡輔之說自任則此處謚字是其所增無
疑兼之又於皆得美謚之下亦添公義發矣四字與諸本不同
又可見矣輯釋依發明所改而引之皆非輯講之舊矣不
可不放

以謂四海依舊在云云 四体依
物他依舊在只是不是我箇

小可曉縱在亦不過一

然而但為他人所有之

不然怒也 饒氏謂云云孔

豈可只要不得罪於巨室孟子

之吉亦是一說耳

罪是惡逆悖理之名不是嗚人私意之謂若巨室強僭而我治之却是巨室得罪於我至於我治之不得其宜與當治而不治此則我之罪也豈可謂才治之便是得罪於彼耶双峰謂孟子之言亦是一說耳愚謂孟子此說之外他無所謂得罪之說若以治之為得罪則非所謂罪矣

通謂三代以前上有德教下無巨室此曰得罪於巨室者為戰國時言也 輯釋亦引此說

小德役大德章斯二者天也 集註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饒氏

謂集註將理勢二字來說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 輯釋亦引之

按語錄問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朱子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然則小德大德小賢大賢固以理言有是理則有是勢大小強弱固以勢言有是勢必有是理蓋若專言勢則不得謂之天矣輔氏謂有道則以德為大小無道則以勢為大小二者皆理勢之當然也斯言盡之矣

齊景公問曰 畏天者保其國 輯

首之觀於彼重或問云云然

與吳之方強大王句說

人終焉或與王業或則

不能自強是無耻而

之巽言橫涉正是或問所謂

不能自強者耳是者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使景公

能盡此八字則自教作雖復桓公九合一匡之業可也何德

於已何畏於吳而出涕語之耶然則景公非畏天者特畏吳耳

汪氏以畏天許之過矣

居下位不獲上章 饒氏謂中庸自天下之達道五以下恐只是

子思之言子思當來只謂學者說所以說居下位起若孔子告

哀公則未必說居下位及取友等事 通與輯釋亦引此

說

朱子以家語為證且有見於此章終十二章之意彼豈不知家

語之不足信而引之耶又豈自無所見而但據家語以為說乎

双峰方詆家語之不足信遂分天下之達道五以下自為一章

且謂哀公問政章至至誠無息章皆論誠殊不知既以不可不

知天以上自為一章則知天以上何嘗指出誠之一字直至達

道達德九經處方再言所以行之者一猶是引而不發直至章

末方露出一誠字今日自哀公問政章以後皆言誠則其說自

有所不通矣通者於中庸取其六節之分既不審矣而又取此

說于 可謂誤矣其曰告君未必說居下位及取友等事似矣

為人君者若不知立之實行如

以舊其好矣何由得人以為

有

入為思誠之本饒氏謂

又有个思誠恐非本文之

身註無可疑者所謂思誠為脩

身之本身惟身之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

當以知為先也輯釋亦引此說

中庸以誠之者對誠者言孟子以思誠者對誠者言思誠與誠

之者立言既異則誠之者固兼知行而言遂以思誠與之同義

恐不得孟子本意思往年因双峰此說亦以己意辨之後來四

書通板行正與契合甚以自信近因温理四書再以集註語錄

之意乃疑前辯之未當豈双峰所疑却是孟子朱子本意耶謹

按語錄有曰明善自是明善思誠自是思誠明善是格物致知

思誠是毋自欺謹獨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而更有工夫

在此言正是答學者思誠莫須明善否之問似與集註語錄相

類又按論語九思章集註引謝氏之言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

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實矣此之謂思誠此意又與

語錄思誠是毋自欺謹獨之言相合豈朱子直以思誠為省察

之事故如此說耶通所謂知行之中又當以知為先者似矣所

謂脩身以知行為先者則未順蓋脩身即是行之事先則對後

而言曰脩身以知行為先則脩身又在知行之後是知行之後

更有脩身之工夫耶殊不可曉當更詳之

集註游氏之說發明四者孟子言本有次序今總說其效見則

也可不必言次序也

游氏亦暗順言其於孟子

中有循序者當亦所當知

牙為否

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 攷證

按戰國游士合從連衡司馬公曰合從者六國之利也孟子嘗言
交鄰國之道則合從未必不然但連衡事秦不可為國故孟子定
連諸侯者之罪集註併及蘇秦爾豈以蘇秦初亦說秦惠王以連
諸侯之策不用而後說六國以從所以舉儀秦並言歟

竊意連合本是虛字從衡乃是實事孟子言連諸侯則連猶合
也未必以連為連衡合從雖是六國之利然未必合乎孟子交
鄰國之道果如所言則連衡亦是以小事大孟子又何為不取
之乎孟子平日絕口不言利觀其闕宋慳以利說罷兵之言可
見從人所以說六國者何往非利謂孟子猶有取焉吾不信也

孟子言交鄰國之道則無往而非仁也然人執轍亦在焉
儀之刑尚何疑乎

蓋此章之章 叢說事親守身雖對說而守身又為事親之本下
文曾子只是事親之進則意謂事親固當如此然有曾子之守身
則可爾 而此章上並言事親守身下只言養親守身亦是養志
之大者 發明此章前以守身為事親之本所以論其理及後實
之以事則惟舉曾子之事親而守身不及焉然觀曾子養志如此
惟此一毫嗜親之志欲人子不失其身尤父志之大者真能謹守
此以事親志不為奇知矣南軒謂曾子能盡守身事親之道故

輯釋亦引發明之說

事親守身對言正意只在
大其身而能事其親者言

赫若

留以守身為本也下節引
志為要也故又論之曰事

言矣最說發明言守身為事親之本似得其旨惜乎又於下
節曾子養志處皆欲說作守身之意則非本章之旨矣發明與
通推言守身亦是養志之本又說守身如如此然有曾
子之守則可爾者不然不守身之意政不必如此
推也

通又謂此章旨以事親與守身對說朱獨舉曾子之無親而言者
前已言曾子之守故也

不知所謂前已言曾子之守此守字何所指也若以上節守身
之守即為曾子之守則上節不過是泛言事親當以守身為本

下節却引曾子事以證事親之意耳然曾子事親之事亦非一
端酒肉養志特舉其一節以示人初非謂此章專為曾子而發
曾子只有此事可舉也若以前篇曾子守約為曾子之守此則
不可強合要亦不足深論也

曾子養志集註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饒氏
謂曾皙不私其口體之奉常有及物之心冠童舞詠有老安少懷
氣象曾皙有這意曾子便能承順他 輯釋亦引饒說

及此論固新恐亦求之太深竊意孟子此言不過如橫渠所
謂若也 善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

志何如也

官之長子孫遂以為如

姓與氏不同

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

物

甚焉通孟

其之

通謂自常情觀之失身之罪大於不

早見長者集註以為不早見長者之罪又甚於失身辭嚴義正凡從學者當知之

觀集註於失身則曰其罪大矣於不早見長者則曰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兩言又之一字其意蓋曰失身之罪既大而不早見長者故其罪既大又有甚焉者耳非謂不早見長者之罪又甚於失身之罪也故其下文姑以此責之也言繼之姑之一字可見集註之意况於下章又曰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此所謂姑彼所謂正輕重之意見矣通又曰凡從學者當知之則其所主狹陋而非談經之体矣

子之從於子敖章 饒氏謂樂正子依王驩來欲省飯食之費亦樂正子將作無緊要事者了殊不知才一失身便是失其親將來王驩或引薦之則那時去就愈難區處孟子所以切責之 通謂論語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樂正子才從子敖來便是所依者失其所可親矣他日如何宗而主之此是樂正子不能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也孟子安得不正其罪而切責之饒說發明輯釋皆引

樂正子

卷六

小人便是有罪故孟子深責之

只慮其將來如此而責之則

言之猶未甚重通又

大未足為大者豈孟子之

以為已說

不考有二

氏以焉

集者二事云云

饒氏謂

如其說

通與輯釋皆引饒說

按輔氏云此必見於古傳記趙氏時其書尚存故引之今則不復存矣此說得之况趙氏明說於禮有此三事必有所據乃謂其意度說何耶唯双峰專以意度古人故於史記家語等書朱子所引用者一切度其以意度而不之信噫古書尚不足信双峰又足信乎通既引輔說又引饒說可謂主見不定發明則專取輔說善矣輯釋乃從通而不從發明何耶

仁之實事親章集註有子以孝悌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語錄問有子以孝悌為行仁之本孟子以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何

也蓋孔氏論仁與本以該用即所謂專言之者也孟子言仁必以義配所謂偏言之者也 集疏蔡說與語錄同

清所章先生嘗謂余曰朱子於論語嘗以孝悌為仁之本作偏言之仁說矣余又以彼為專言之仁朱子又以彼章對下章鮮矣仁為偏言專言之分則其為偏言無疑矣豈此處所言猶是未定之說耶意者彼章專以愛言以其理之一也此章分愛敬言以其分之殊也今觀發明叢說亦如此分別讀者攷焉可也仁義之實集註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主於敬敬莫先於從兄

德言者有以道言者此章當恐在本文之意若曰仁之

此章當作道說是矣但曰

則未必然也蓋性也德也
即全得此性者也道即道
將何以爲德故四書之言
仁
若不從性上說來則道與德皆無其本矣而可乎如此章言仁
義之實曰仁曰義何嘗不自性上說來至曰仁之實事親義之
實從兄然後乃見性之發於用者此則所謂道也朱子曰仁主
於愛義主於敬却正是本文之意若必欲釋爲仁義之道則本
文何不曰仁道之實義道之實耶以此見得方說仁義未見得
是德是道直至說之實事親從兄是也方見得是說仁義之道
若於方說仁義二字便以道字攙說之則下文之實事親從兄
是也二句便說不去了便如天命之謂性性固專指理言然朱

子釋天命則未嘗不兼理氣言之若挽先於天命專主理說
則便有所偏矣善讀者以類而推則朱饒之是非不難辯矣
離婁下

首章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集註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
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饒氏謂
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皆得志於中國便如符節兩處
來相合一般集註解得志做得行其道說得道字太早得志是得
遂其志留得箇揆字在後面說揆正是說道 纂疏輔氏曰孟子
未

乎中國了是道曰其揆亦是道
之相後又久可謂大段不
以若合符節一句譬其得
西相合於中國以乎符節

其曰皆得志於中國又曰
是得遂其志皆掉了行字

思集註是提得志行乎中國

集註釋得志做得行其道可謂不盡乎久
言之意矣况集註若不說行其道則行乎中國是行箇甚磨豈
双峯之意但以自東西來中國行爲得志即此尤麓淺而無味
者也輔氏之說甚善非双峯所及揆字之義後段詳之

其揆一也 僥氏謂其字指舜文而言揆便是符這一箇揆是天
與之此揆不是人做得集註言度之而道無不同又隔一皮了不
曾解得其字揆度也與權度一般但揆義較重

度有二音集註此二度字恐當從入聲今人言自揆言揆諸心
恐亦如此如双峰說則度字似當從去音者未知孰是至曰揆

便是行是天揆下... 此則非愚所及皆闕之以俟知者

君視臣如手足章集註潘輿副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
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
通謂集註釋對定公之語一謂二者各當自盡其道一謂君不患
臣不忠而患無禮臣不患君無禮而患不忠一謂君使臣以禮則
臣事君以心天子之言合此三意不露孟子則獨得其末意爾

後明意本無相似解釋引之

謂孟子謂孟子獨得夫子所言不意者
之事勢亦有不同使孔子而告

亦未必無以警之孟子而告定

以喻之蓋定公曾之人君

者爲問意者守公之時三

定公此問其意固宜有在
故夫子但告以各盡其道

力服又莫可以義責則唯有

其可耳宣王則制命在己與定公

臣者之事勢不同矣孟子不待其問而自以此告之是

宣王遇臣禮薄有如集註所云者觀其以為舊君有服而難

孟子則其平日但知言臣忠己者又可見故孟子深言報施之

道以救其失而警其心非泛然告時君之比也安得盡同於夫

子告定公之言乎讀者詳焉可也

君仁莫不仁章 通謂集註引張氏說蓋謂上篇為正君而言故

曰仁曰義又曰正此章為君而言故但曰仁義而正在其中

竊意上章君只又曰君正莫不正亦與此章無異何處見得

正君意唯上章前有格君心之非之言後有一正君而國定之

語方見主於臣當正君之意爾此章但言仁義而正在其中固

是但謂直戒人君故不言正則未必然也

君子深造章 通謂深造之以道是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後

功效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與潛心積慮是勿忘以

侯夫默識心通與優柔厭厭是勿助

按勿忘是不可忘其所有事勿助是不可有所作為以助氣之

振集註欲其有所持循句上有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道者

為欲進而必以道則無所持循者發若忘則併欲進

之意

柔厭厭字是對下文急迫求之
謂也侯夫默識心通與優
柔節躡等之意其勿助亦

以以正助為義

博學... 自得之意也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互相發也... 則專主於知故在圈外

按上章以道之道集註以為進為之法語錄又曰道是造道之方法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然則上章固兼知行而言此章則承其意專以知言之以見知之亦當如此爾輔說此章以知言是矣謂上章以行言則似未盡當以叢說之言為斷

尚惡旨酒章文王見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集註民已安矣而視

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 饒氏謂平日視民如我着刀傷相似望道或以為望治

双峰如傷之說雖若深切但於文王民已治矣之意說不去此意正如傷居尔體痛在朕躬之言相類若說民有未安視之如我着刀傷却有意思民已安矣我何故自若刀傷如尔體無傷則朕躬何故自痛双峰本要說得深切而反無意味不若集註之自然也

以望道為望治語錄或問辨之詳矣當攷君子之澤章予私淑諸人也集註私猶竊也淑善也 故我得

必方順

私以善其身二句通解私淑

冊私淑字取其易曉爾况曰

但

之難如此

不見所以用其善處信乎

抑病其解得句法顛倒耶

天下言性章集註曰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 輯請這一章本是說性不是說智若把做智說則首尾不類初說性中間又說智後又說故若曰說智則中間足矣又何必兼首尾說 發明每讀此章不能無疑於程氏之說得饒氏此說以讀此章意豁然矣此章專言性極是 輯釋備載饒說而不引發明此語但自謂今按饒說與朱子之意稍異亦宜知之

按此章專為智發而先說性者蓋性是統體智是一端先說故者以利為本以見發見自然者為性之正智亦性之一端而以

鑿見惡鑿正與利相反豈性之正也哉若大智則自無穿鑿而皆出於自然矣故下文又以坐致為說以深明自然之是穿鑿之非程子之言無以加矣蓋本欲言穿鑿之非大智愚人以為然故先說性之自然發見者以明其理之所同乃言智之有獨如此者不得為自然之勢未又推極其不必穿鑿自可以得其理者以曉之双峰謂若說智則中間足矣殊不知前既不明其理之所同未又不推其效之所極則小智之人何以自知穿鑿為非理之正但因其故而求之可以得其理哉双峰能以性言是固未易以淺近知也發明信

經重也輯釋不引發明之說

之說以為亦宜知之則雖有

何補於經註之旨哉

存心集註以仁禮存心言以
只言以仁存心以禮存心集

與本文不同孟子之意是把仁

禮來存心箇心我之所主在於仁禮上我箇心安頓在仁上即是
居天下之廣居我箇心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按語錄辯此已詳如双峰說則兩以字兩存字皆下得不順必
須變其語句方得蓋仁禮是性心是性之郭郭心能盡性性不
知檢心仁禮如何存得我箇心双峰此說不可曉其以居廣居
立正位為說亦說以字不順請之附會可也

發明引饒氏之說曰以是存於心添於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
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
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以仁禮存於心我之心安頓在

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
釋所引與發明同

按饒氏又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
之或離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耳他人便不能以仁
禮存心饒氏此一段說與前段說本皆是破集註不合添箇於
字之意非有所發明於集註也發明乃合其二段而一之又刪
潤之以求合於集註之旨似矣但曰此心常在仁禮上與居廣
居立正位之證則又只是把心存在仁禮上與集註正背不可
強合譬之二心在兇心不相得乃強使之面目相向若相得者

何哉觀發明眷眷於双峰如
何哉愚謂其信朱子不如信
不一不可不攷

問難字不訓校字集註如何
下文君子不患正是接於禽

如疑難

如疑難

非非之意此承上文此亦妄人而

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二句說下來則是以其橫逆非人所為故不足與之校耳校字雖非難之正訓然難亦校之意也
豈不校則患無由生故自無一朝之患不然則妄人所為如禽獸傷人害物無所忌憚若但以為不足患而不見不校之意則是已非彼或以為不足患而與之校則小人之鋒亦甚可畏政恐一朝之患有所不免矣古之人如東漢黨錮諸賢與閹寺小人同世至與之校而流毒無窮皆起於禽獸比人而以為不足患之所見爾然則集註之意深矣張氏亦依患難 發明輯釋

引之

通謂君子待人者恕責己者嚴恕則不校彼之為妄人嚴則唯恐己之為常人

恕是推己之名以妄人與禽獸何異而不與校豈推己之謂乎通每如此說恕大抵只是寬意耳

王使人問夫子章 發明孟子本意因有以異於人乎之問而對之云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曰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為是謂堯舜豈異於人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

異於人哉之意故集註就以
但言堯舜而不說孟子者見
不假言矣蓋同即無異無異

月孟子曰字 攷證王氏曰此

瞶夫子之問遂發瞶良人一

段言求字 夫連者則作偽欺人如墮間者君子言行如一何必

竊視也恐正是一章非闕文也蓋孟子別無瞶字獨此處連有之

王氏不過因二章皆有瞶字故推出此意耳但二章率與意皆

不相着恐強合終是費力若以瞶之一字論之則瞶夫子是王

欲竊視孟子之高風觀果有異於人乎一句可見瞶良人是妻

欲竊視其夫之短處視未嘗有顯者來一句可見此其不可強

合一也以全章論之則前章之意已足後章初無發明堯舜與

人同之意此其不可強合二也以孟子一書通例觀之則一章

首尾未嘗有不相照應者如荅父不得而子之問末則曰是之

與上章而無相關處其不可強合三也况齊王但欲竊視孟子

有過人之處否初未嘗疑孟子有求為貴利達之意而遽荅之如

此者一逆詐信不信非聖賢之氣象也即豈可因一瞶字偶同

而強說以合之哉

萬章上

首章不若是忍也於我何哉 攷證忍無情之貌我竭力耕田云

云人我何哉此 長息之意正謂舜往于田竭力

母此意則吾不知蓋謂何必

意則謂孝字之心不如此忍

矣至若父母之不我愛於我

所謂恕也若孝子之心則不以號泣怨慕也此段集註恐而已矣何哉文意不礙而前

後章肯取應曰

以小弁亦入之禮蓋所謂親之過大而不忍是愈疏也愈疏亦不孝也之意觀之則攷證釋恐字之意不為無徵姑備一說以俟知者

娶妻如之何章 陸氏謂完應指階之字當無則不告而娶亦焉知其非無當時孟子但是不辨下章章且蒙之問孟子責之蓋下章是舜身上事此章說不以替報身上舉容或有之是以不辨然死不告舜必告之云云又况其意又不極意是替暇已底豫了替暇見子如此富貴烏得不喜云云

謂不告而娶之事為無固有不補於世教但孟子又嘗自言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双峰以為不辨猶可使果無其事孟子豈肯自言之乎饒氏此段議論大抵皆是朱子或問之所已闕讀者致焉可也愚竊庸贅

指階集註指去也階梯也引史記為證 攷證指階與出字相對如指館之指謂下階去也完廩已下去浚井已出去而替暇焚之掩之蓋舜隨即指出不使父母有殺子之惡也史記不得其意集註引之為證似未當

史記因先

有所本恐未可以為全不足信

史記之傳信哉

象曰云云皆戰國時俗流傳

後篇答桃應之問亦然發

無未可必疑事母實集註豈無此事是求多於集註也攷

證又於子

言其非出率皆不足為高亦無足辨者

證云威德之士意是之謂父不得而子也集註孟子引此而言瞽
瞽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
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通謂如成丘蒙之說則所謂父不得
而子者以位言也殊不知語云威德之士本自專以德言祇載
齊粟此是舜之威德處若則反見化於其子威德之中而
不得以不善及其子也 輯釋亦引通說

竊意成丘蒙所問自威德之士至岌岌率皆是古語故既述其
語又自曰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卷以此非君子之言齊東

野人之語此言字語皆應成丘蒙語云此語二語字而言
也是以謂父不得而子一句孟子特借其言而反釋之猶夫子
之求之與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之意云尔初豈以其言本如
是哉集註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是一字亦但指孟子所
言之曰如此耳如通說則似唯前三句是古語自舜南面以下
又是成丘蒙自釋古語之辭未知然否姑存之以俟知者

萬章下

言風伊尹不言風

語錄或者以伊尹得行其道夷惠

不備施其德故

下備然耳 發明以為不可謂

之說又引論語集註聞其風
魯且謂孔子如太極元氣之
言風司馬迂講業齊魯觀夫

故亦以風言 輯釋亦引其

詩經十五

則來此其為各問政而言乃強說以為遠人未被其澤即是道不行以公當時之證此其附會尤為無理且集注朱子所著詩錄朱子以言朱子豈不能自引之而顧必發明為之引耶太史公范文正之言皆是文人一時之筆何嘗自有意如此分別引以為證皆末以當而所論夫子之事救首救尾尤為牽強皆無足辨者聖之清和任時 叢說此章聖字言五入惠伊尹是以地言與大而化之入聖不同只是清和任到處以謂之聖孔子則是大而化之之聖

以孟子平日議論推之何嘗以三寸為非大而化之之聖如荅公孫丑則以伯夷伊尹孔子為皆上聖人也論夷惠為百世師則以聖人發之凡此何以見其與大而化之之聖不同處更以此章集注推之張子曰勉而清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者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思不勉而至下而者也竊謂化即不思不勉而已不思不勉不謂之化不可也非不思不勉不足以言化非化不足以言聖孟子之於孔子雖有偏全之不同然謂之聖則皆不謂之非大而化之之聖矣

相與極巨案生

與周禮

攷證按孟子與王

相懸絕意者王制孟子皆以

公田十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

九百里也云云

諸侯毀籍之後王制成於
計乘皆以田計田方百里千乘

備於其所言

侯爵不引以為證要不如闕疑之為愈也

敢問友者集注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
而不為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曰通謂中庸五達道於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不言交獨曰朋友之交集注云天子友匹夫不為
誦匹夫去天子不為僭此易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
謂朋友之交也

通既引中庸君臣不言交朋友言交為證又引易上下交之說
以證朋友之交殊不思易中所謂上下正是君臣不可牽一交

字以合於朋友交之說也

交際何心章無受夏止為烈十四字集注謂語意不倫李氏以為
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三然不可考姑
闕之可也 或問引趙氏等三說欲擇從其一朱子又以為如趙
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似 攷證據其亡父桐陽散翁
之說以趙說亦自可通云云

趙說既為或問集註之所不取桐陽散翁乃以為亦自可通何
哉遠解經但求其通不顧牽強宋子豈不能之而有待於散翁
而攷證

說以眩學者

之說 攷證此章初問交際

受禦為喻因告以辭萬章因受
文辯受禦之說因以備較為

簿正祭器之禮因及孔子之
以難者

為烈十四字與獵較簿正祭

器之類與致

告子上

首章集註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輯講告子謂人性不可以為仁義矯揉之則可以為仁義猶杞柳本不可以為栝椳然不知性者人所稟之天理這天理即是仁義是順此性做去便是自然不是矯揉譬如杞柳之可為栝椳者畢竟是木之曲直順杞柳之性以為栝椳何嘗害於杞柳自孟子觀之則是順杞柳之性以為栝椳自告子觀之則是戕賊杞柳之性以為栝椳

按双峰此說自起首至便是自然不是矯揉一段皆是自譬猶杞柳以後皆失之其以曲直為順杞柳之性為栝椳者是本顏師古說切恐未然洪範木曰曲直蔡傳曰曲而又直也朱子曰謂生而有曲有直蓋謂木之生也枝幹自然有曲有直何嘗以為可以斬伐矯揉為曲直哉斬伐矯揉則杞柳不得遂其生矣故曰戕賊双峰謂順杞柳之性以為栝椳何嘗害於杞柳此只是解曲直之義不同所致斬伐矯揉謂之無害於杞柳可乎至謂自孟子觀之自告子觀之之意尤為可疑孟子子能順杞柳具將也

謂孟子能順其性而告子不為栝椳方是說出告子本意蓋了双峰謂孟子之見如此殆

批之無言而欠於斷語金氏就
枯捲之性故揉之可為枯捲
為仁義不必深闢其矯揉之

失蓋人為氣稟所拘者謂不資矯揉不可也

攷證是竊饒氏意而脫胎換骨以為已說者也愚已辯饒說則
不必辯此矣但孟子只說本然之性未說到氣質上矯揉二字
如何着得金氏乃欲伐大匠斷不亦異乎

性猶湍水章集註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
輒講湍水杞柳只一般告子之意謂善惡皆性之固有隨人所謂
而生如杞柳本來不是梧捲矯揉而後為梧捲如水本無分於
而後有東西

如集註之說則杞柳湍水之喻不無異矣而双峰以為只一般
竊意告子前章以性對仁義而言則曰為此章以性對善不善
而言則曰無分仁義是善則人性未為仁義之前未是善之意
可知以人性為仁義猶曰以本來未善物事為善物事相似故
集註以為如性惡之說善不善雖人性皆可為然方其未為善
不善之前性却是箇籠侗無分別物事既未有所謂善亦未有
所謂不善善與不善直待既有所作為之後乃分耳故集註以
為近來善惡混之說告子以梧捲比仁義以東西比善不善則

二義善不善之言但以梧捲東
之意矣且双峰謂善惡皆性
性所固有則又何必以為仁義
一本不是善矣告子後章若曰

無分於善不善言之

善矣双峰此說却正得揚子善

惡之言此章近於二字之旨

說也讀者詳之

皆有

性無善無不善章惻隱之心云云集註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

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体故

言有不同耳通曰云云前以辭讓為禮之端辭讓皆以發於外

者言此曰恭敬則兼以外與內而言故不必言端輯釋亦引通

說

如通說則仁義智三者皆以禮故不得言端即假如所言則孟

子何為不但言辭讓即殊不思端只是性之發於情者辭讓恭

敬均之為情耳何獨辭讓可以言端而恭敬不可以言端哉然

則此章不言端者不過如集註之說而已但通者分外與內為

說豈非因集註前章猶有物在中而端緒見於外與此章恭者

敬之發於外敬者恭之主於中之言而推之歟殊不思前章如

有物在中之中是指性之本体不可見者言端緒見於外之外

是指情之發動有可見者言此章發於外之外主於中之中皆

是指情之發動處說但以見於容存於心為外與內之分耳對

性而言則皆用也讀者宜自攷焉

恭敬之心攷證前篇云辭讓不若此篇云恭敬之備且如見一

來便

辭讓之端發又恭之一字已該

辭讓校之恭敬為向外也此章

辭讓為近裏也向外則於擴充

然孟子豈不能兩章皆以養

無時莫知其鄉集註孟子引之
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

以明心之

輯講孟子說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則後面所引心之出入亦只指仁義之心而言集註云神明不測似又專說向知覺上去恐非孟子之意蓋心者性與知覺之合

按朱子中庸序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云云詳味此意則仁義之心固未嘗無知覺也蓋心只是共此一箇知覺但知覺原於性命之正知覺從義理上來者即爲道心即爲仁義之心耳知覺生於形氣之私知覺

從物欲上去者即爲人心即爲私心耳非知覺專主於形氣而無預於仁義也双峰每以仁義之心對知覺之心而言如曰心者性與知覺之合固是但其承上意來則似以仁義之心爲性爲道心知覺之心自爲知覺爲人心者殊不思知覺豈人心之所得專哉若曰知覺果人心之所得專則仁義之心反頑然無所口覺耶若曰人心又自人心双峰不以知覺之心當之則是人心道心之外又有一箇知覺之心反成三心耶恐皆未安竊意心只有一箇心捨知覺無以當之這知覺亦不可收而二之

辨及至道心爲主而人心聽
朱子纔說心之神明便欲人之
心爲主了又何可疑若如双峰
可疑者也况此章有存亡出

仁義而言則方其亡而出時
亦有逐物者乎以此見朱子神
皆於存亡出入之旨又無不
有曰孔子正是直指心之体
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
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走
作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
心云云讀者玩此而有得焉則双峰所疑不待辨而自明矣愚
大學正心章所辨與此相發知道者宜必有以正之

魚我所欲章章末集註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生死
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
不省察於斯焉 發明此章前一截及履後則舍生取義之
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間食羹不受是說一飲食之小節時
事然其能決一死以全義則無分於大小也不食非禮之食蓋是
指此以證人皆有羞惡之心以實上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集註
謂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亦併前一截舍生取義處論之古之
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感慨殺身實能從容就義如張巡顏真
卿之徒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就義者之蒼黃失措
也不受非禮之食而死如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之類古來真有
此等人然謂其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又謂有不能計豐約於

心

明義理之心感發有不可遏故

私行私意何極義理之心多至

勢使然也云云 輯釋亦引此

心人所固有。一句是包括章首。此五節只是反覆發明人皆有。生死於危迫之際。一句是說。意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一句是說萬鍾則不辨禮義。受之一節之意。蓋孟子正是以二節相對言之。觀下文鄉爲今爲之言。可見孟鄉爲今爲一節。正是以二事相形比較使人即此思之以毋失其本心而已。章旨所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一句正是指後一節之意而言。發明唯泛看了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二句不知其爲包括五節之意。遂欲但以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二句該盡一章之旨。故謂朱子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亦併前截舍生取義處論之。可謂誤矣。既

朱子意不出於是。反隱然有不滿。朱子決生死於危迫之言。不可以言前截舍生取義之意。如曰古君子當舍生取義時。非徒感慨。實能從容就義。數語可見其微意矣。却又不取明破。朱子遂謂所謂危迫。乃事勢之危迫。非謂舍生取義者之蒼黃失措也。又引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等事。以證不受噉蹴而食者。爲亦能舍生取義。非蒼黃失措之意。詳其用意。皆是又欲爲朱子出脫危迫二字。而發殊不用。果如所言。則然能決生死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上曰然能下曰而不免。鄉爲今爲之言。正相應。然則張

生死如此。設或至宴安之時。亦不出此也。必矣。發明只因看不。誤致誤良。可爲觀書鹵莽便。

求其放心而已矣集注云蓋能
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

輯講蓋于上面說仁人心也

是把這心做義理之

放心做收攝精神不令昏昧放逸

則又只從知覺上去恐與上面仁人心也不相接了發明既

引他處自為說以繼之大槩不出此意輯釋亦引輯講發明

又只從知覺上去之疑又與前牛山之木章所論無異且如

放心是馳騖以徇欲於外之謂若不說知覺但說義理則天下

豈有謂之義理而亦徇欲放逸於外者邪以此見得雖說然知

覺上去却於義理放逸之意兩無所妨其詳已於前章見之此

不耳述按此章四段所謂心字初為仁人心之心固不待論第

二節放其心不知求之心是承人心得失而言而皆指仁而言

無疑第五節有放心不知求集注謂上並言仁義而此其所謂

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乎仁而義在其中矣何嘗以心為

不指仁而言耶既曰此下專論求放心則包第三第四節二心

字而言可知双峰又何疑乎讀者詳玩語錄及愚前章所引朱

子之言知知覺非人心之所得竟則此章集注之旨較然矣發

月

說以附于編使若與集注相發

大輯釋尚何尤乎

一

心之微衆欲攻之君子

乎義理之正然發於義理者

君子

上誠即是誠者天之道不待
上誠者人之道思得之不思則

輯釋亦引通說而刪潤之

以任誠與念敬為天道人道乾

一心之微與上文是身之微

仕人身之中皆極為微細耳

誠故克念克敬克念克敬即

自念敬也通說未知果得克

氏意否姑記于此以俟明者之折衷焉今觀輯釋引之而去其

道心與天道人道之分亦可見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集注此三者皆天以與我者而心為大

說氏謂不須合三者說只說天把這心與我教我去思便能

休此即立其大者

按孟子上文並言耳目與心之官是兼小体大体立論至此摠

以此天之所以與我一句結之則此句是合三者說可知唯此

句是合三者說故下文又以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

二句承之上下文既皆兼論三者不應中間一句獨舉一而遺

二也双峰豈未之思耶

又謂集註不曾把思做立其大者却謂有以立之則事無不

思故敬上去了然此章在思而不

意

可不須合三者說故如此見爾

從耳目而從心便是立其大者

之意雖在思不在敬然能思則
息釋之耳蓋非敬則不能思蓋

記氏之意又豈有悖於孟子之
篇觀其於四書中所見不同於

朱子者十居其九豈朱子十無一得双峰十無一失如其懸

不過双峰平日務欲自立門戶不肯為朱子下故其門人

承其風旨往往皆逢其師之私心以求集註之瑕疵以啓双峰

之立異双峰亦是騎虎之勢不肯默然自謂無說所以雖無可

說處亦千方百計尋一異說以高於朱子其意亦未必自謂可

以取信於來世不過但得門人一時尊己過於朱子足矣但其

門人率皆無見不能辨別唯尊信輯而錄之以傳於後

遂為聖經賢傳無窮之窒礙誠可痛也愚每於其似是而非之

所在雖不能洞見而盡識然亦有灼然知其不然者未嘗不為

夫子惜也而不能自己也是以不顧僭妄而時與之辨白知我

雖我未暇顧也唯同志其裁正之

仁勝不仁章與於不仁終亦必亡集註與猶助也終亦併與其所

而亡之發明採張氏曰云云是則同於不仁之甚者其淪胥

以亡也必矣

按張氏釋與字亡字之義與集註異集註與猶助也之說與大

學與為善之與相類其

意味若訓以為同則為仁雖不力

亡字之義猶未說不仁者亡而

與亡之亡宜集註但以爲亡其

或

進食之禮與飲食之制其變則
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之制為證若嗟來之食不謝則
以小害大賤害貴也觀於上篇

鄉為身死而不受之

矣

章末集註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文各自
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
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而已 通謂錯綜者分
經緯不差毫髮故不肯枉尺而直尋斟酌者量淺深不差毫髮故
未嘗膠柱而調瑟

分錯綜與斟酌而釋之如此然乎竊意集註之意只是錯綜而
斟酌之耳未知然否請因此段集註而釋之以明其義其曰義
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者蓋義理指禮而言事物指食色而
言以義理對事物言之則義理重而事物輕此其大分然也曰
然於其中又各有輕重之別者謂二者之中重者之為義理又
自有輕有重如禮食親迎其輕也終膺踰牆其重也輕者之為
事物亦自有輕有重如尋常食色不關利害不待論者其輕也
飢而死不得妻其重也曰錯綜斟酌毫髮不差者謂以其輕重
大分之中各有輕重者交互總挈以斟酌裁度而從其宜不使
有毫髮之過也

之意也以禮輕者對食色重者
重者對禮重者言則禮無時而
忘也如此則自無毫髮之差矣
膠柱而調瑟者所以明其不差

貨色有重於禮者遂謂禮皆可
必至於枉尺而直尋如屋廬子
不免為各有輕重者之所紊則
杜而調瑟二者皆不能錯綜斟
酌如此又豈率意妄作之謂所以
斷之亦唯一視夫理之當然者而已管見如此未知視通為孰
是也

先名實者為人章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集註云云其見幾
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矣通謂明智也決勇也忠
厚仁也夫子一舉而三德存焉豈眾人所能識也

非見幾明決之難識乃見幾明決而曰忠厚之難識也後出
如糴生以醴酒不設而去亦可謂見幾明決也矣然而豈難知
哉夫子以女樂而有去志此見幾之明且決也若於此時而遽
去則雖眾人亦豈不識唯夫子不欲顯其君柏之惡又不欲無
罪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猶俟膳肉不至而後行此其用意之
忠厚也唯如此是以為女樂去之迹終於不露而見幾之明且
決者人亦終莫能識至於以為為肉以為為無禮者并與用意
之忠且厚者亦莫之識矣所謂眾人不識者如此而已通謂一
舉而三德存故眾人不識集註正意似不在此

魯欲使慎子為將

對於魯為方百里也今魯方百里

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

縣氏以王制為夏商制云云朱

豈不曉事情云云

是一箇萬乘之國當十箇千乘

是十分數一

此則所謂方百里者五亦只是五

倍初封之時半於千里之國而已觀春秋之魯其地豈不半於千里之國想孟子當初亦只以方千里之國為方百里之國十箇初不計開方法之何如也宋子嘗謂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即此意耳兼古人說地之里數恐亦自有不拘開方法者如蘇秦說楚地方六千里又說魏地方千里若以開方法計之則方六千里中間當有方千里者三十六楚在荆場之則魏與之為敵國安得有許多地又如何當得三十六箇

十分而取其一之言到孟子說

至漢儒以開方法計之則方千

緜意孟子平日說話不甚着相

到開方法上曰千曰百不過亦

和者以無道之則楚地不過方千里者六當得六箇魏而已夫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多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少

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多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少

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多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少

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多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少

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多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少

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多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少

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多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少

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多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少

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多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少

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多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少

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多孟子不拘開方法言之而似過於少

並言則其泰為後學論語以之與
不同則不害其為字雖同而義
語三言之貞而不諱匹夫匹婦
及諫之諒則已善矣孟子之言

又何為而不

至於欲欲動心也性 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口動

心忍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馴習貴而富貴不能動其心盛言之

水動心是後行也水來來出來不動心是水之流不為泥沙所

濁不為波濤所汨也 經釋亦引此說

此段說不動心也似未嘗朱子嘗曰公孫丑非謂孟子以辯相
富貴動其心也主事大恐孟子擔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
也集注意亦如此蓋謂不以富貴動其心唯說低了孟子亦與

後面知言養氣之意不相當今日富貴不能動其心不為泥
所溷不為波流所汨正與朱子意皆思請從而改之曰不動心
是道明德立則自然當大任而無所疑懼譬之水不動心如木
之積也極厚故其負大舟也不患於無力

盡心上

首章 語錄問盡心只是知得盡末說行否曰初問亦只謂知得

盡如大學誠意一般蓋所謂盡心者言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不盡

好善便如好好色 莫如所謂盡心力而為之 語

錄下 以盡心為誠意

屬知唯此段語錄如此說盡字
祖述此說想亦未為的當但曰
以又正是集注之意豈朱子晚年

敢質姑志之於此云

人有集注但無耻之事不知人
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於義
而言後說則泛言人不可以無

亦道 事

耻之意前說痛切後說

發明舉輔說而斷之曰前說以不

耻為無耻不如後說之明順不背辭

輯釋亦引發明之說

詳輔說不唯有契於本章集注其義亦通之微旨又且無悖於
朱子二說兼存則前二說勝之凡例且訓不為無之費辭孰若

上下文意不相承之費說發明過矣

霸者之民章集注首節引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
乃王者之政以釋皞皞之義後節引舜耕歷山田者遜畔陶河濱

以證王者之政

發明皆以為此帝者之事集註借之

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者初無二道何莫非王政即觀孟子離

婁首章以堯舜之道與仁政對言又以仁心仁聞與堯王之道

對言言堯舜王政之無二道發明帝事王政之分別異乎吾所聞

在且此理不引之也

而者化所存者

此二者又以為存神為之主焉

而者神猶忠為

此二者又以為存神為之主焉

豈以身所經歷處即人無不化

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釋存

皆不見二者相為体用之意

物自從之化者存神屬心是心
與神耳今日所過者化以其所
心則便有所存主只當屬之心
化自是過化存神自是存神分
別兼此也果如發明之分体用則
只是存神一事化不過化矣或疑如此則舜能過化而不
能存神猶不能存神而不能過化則非是之謂也聖人固非能
此而不能然但作此事却只可以證過化孔子此事却只可以
證存神兼此亦只以二聖人偶有此事引為此二句之證非謂
二聖人平生只有此二事也尚何疑乎若就二聖人而推之則
舜之從微以治四方風動又是存神之意天子之至是邦必聞
其政又是過化之意觸類而長可明道謂存神在己過化及

物朱子於或問謂其曰在己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
於此而動於彼但其感應之速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
神耳詳此則二者不無有意無意之辨矣發明引明道或問此
說於編而自為說乃如此殆亦未之思耶

良知良能章 發明輯釋皆引張氏曰上言良知良能下獨曰知
者蓋以知常在先故也

無不知愛親敬
無不愛親敬兄即是良能蓋因孩
提之童無有
其兄者乃見其知耳非先知而後

能全天生此民之理謂之天民
即天民之得時得位者也若伊
大人也

下集註語錄辨之詳矣如張說

優劣也殊不思容悅安社稷二

味獨采張說而不與別白誤人

三於發明後改所自為說者又不

自相抵牾其亦不善於發明也矣

甚矣

免分可

發明云云容悅以言可

爭心者也安社稷為悅則以功名為重

矣若天民者以道德為重然猶未能無意於功名也若大人者則

純以道為重功名不足以動其心矣輯釋亦引此說

此是因靳氏士有三品之說而敷演以配之也其言容悅者是

矣言安社稷者則近似而有所未盡蓋志富貴是為利志功名

是為名程子所謂為名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利心則一也蓋以

有為而為便是私意故耳以安社稷為悅者為所當為初無所

為所以章旨斷以為忠若欲以安社稷為而而得大名則是有為

而為不足以為忠矣疑似之間毫釐之辯不可不察况以未能

無意於功名與功名不足動其心強配天民大人則其不合明

甚曾謂世亦為立功得名之故而出哉靳氏士有三品孟子

臣有四等發明強辨三品以配四等空自負力無補經注之旨

也

廣土眾民君子之通謂前言者

子三樂所

樂之所樂在性性之外何也曰中

之於性固以以達而在上有所

事者不在在此也或曰集注前

論不依其并此謂其道大行

所性不在也曰斯道傳之者

澤也況其且大行必中天下而

不知是則不能行此君子雖樂

盡得一世之睿之才而以所樂

之天聖人之心深樂乎此而其

樂是性

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於中天下而

立則曰所性不存而

通此一說議論反覆二三百字首尾只用一意分別樂在性中樂

在性外而卒不見要領至末乃曰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

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固自大有間哉

觀此數語則知其不過以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至中天下而

立正是王天下者之事而君子却又樂之被其纏擾解揆不開

故費許多辭說耳殊不知三樂而王天下不與者不以位為樂

也至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則樂者自是樂無一夫不被

其澤耳亦非以位為樂也非以位為樂則與王天下不與存之

意又何異乎蓋非以位中天下而立為可樂是以得定四海之

民為可樂耳然欲定四海之民非中天下而立則無以敷之故

孟子不得不如此說也若但曰中天下而立君子樂之而不及

定四海之民之意則是全以位為樂正與王天下不與存之意

相悖矣蓋乎此

乎雖樂乎此

足四海之民者必正坐此病所以不

在定四海之民一句上觀集注

言可見此亦與前所謂得英才

窮達而所一有異非此淺而彼

卷之六行 胡為先一時
樂如此哉 此觀之通又何必
中耶所性 不以窮達而加損

柳下惠不以

集注此章言柳

惠和而不流與孔

子論夷齊不念

幽之意也 通謂

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

皆知下惠之和而

不知其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意微顯

此二章皆不及之

夷齊之清下惠之和人皆知之此便是顯

其介人皆莫知此

非微顯而何夷齊之不念舊惡下惠之不

通謂微顯是帶過

便是幽顯此二章特表而出之非闡幽而

見通之未當釋

說豈其然乎今觀發明所言與愚意正合

輯釋引發明謂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云

按易下藝有微顯闡幽四字杜氏特引而用之尔

仲子不義章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 攷證蓋 子本意當以仲子

不義為句與下文舍簞食豆羹之義相反對謂 仲子不義設若與

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然此特義之小者與 舍簞食豆羹之義

何異惟君臣上下 義之大者而彼皆無之 此不義之大者也

以其小義 或此斷其為不義 之辭也

句何以見得 不受齊國為義之

雖義之小者 亦不可得而稱矣

義耳但以亡 親戚君臣上下為

之小義耳然則點句但言以

可虛拘集注 此言當時諸侯之

實也 發明 引張氏說恭敬存

之宜文質之 中也恭敬雖存而

之虛在也味乎此不 陷於獸畜則失於

作兩意說張氏於

無 虛指五二不然也

兩恭敬字只作一意說 輯釋亦併引二說

發明隱然有主張說之意 蓋張說是以恭 敬幣帛皆不可無

之意以君子為待賢者之人 蓋張說是以恭 敬幣帛皆不可無

若以君子為賢者則又嫌於賢者不宜以幣 帛為輕重故只得

如此說耳况當時諸侯之待賢者必無無幣 帛之理觀於季任

儲子一則曰以幣交二則曰以幣交之事可 見集注此意正合

天子禮云禮云玉帛云平哉與孟子引書以 答屋廡字之意而

虛拘二字張說似亦不如集注之順當更以 之

形色天性章 集成陳潛室曰孟子形色為 是引形氣入道理

中來告子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 壤之分 通發明

輯釋皆引之

形色是吾身所有如貌言視聽之類此便是 物則之物有物必

陳是

食色是外誘之私如飲食男女之類此便是

已甘之悅之只是欲遽以此為性

而道心命 微矣要之告子所

之欲為性若 相似皆是氣稟之

不謂性則是 衛制人心而不敢

言天道言本 然之性乎告子但

必將謂欲是吾性所有若必求
入理滅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所

言道有定体教有成法卑不可

言能藏發明道有定体謂中道而立

教以誰細影卑不可抗高不可貶申言道之有定体也

雖語有不能顯者謂引而不發雖默有不能藏者謂雖如通道

有定体故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是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

不能顯默不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

意者道有定体卑不可抗高不可貶三句是正公孫丑所言之

失教有成法語不能顯默不能藏是明孟子繩墨穀率不可改

變之旨與君子引而不發以下四句之意輔氏嘗曰惟其道有

一休故教有成法愚亦曰唯其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故語不能

顯默不能藏蓋知道之有定体則知卑之不可抗高之不可貶

矣知教之有成法則知語之不能顯默之不能藏矣但孟子只

言教有成法之意而道之有定体者自在其中只言語不能顯

默不能藏之意而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者自在其中何則蓋公

孫丑疑道之高美不可及欲孟子自貶以徇之是不知道体之

向者不可貶而卑也故集註以孟子之

失卑高便指道体而言所以不可

子繩墨穀率之譬是指教者之

拙射改繩墨變穀率者正以教

之所以有成不可改變如此者

引不發中道立語不能顯之謂

愚也語默是指所施之教而言

其可不有成法也哉然則語默

曰斯道不可抗貶之定休耳愚

自故述所見於此云通者雖庶

此六句該盡此一章之旨也而通

則集註何以不曰此二句云云

嘗謂集註凡於包括章旨處未有不順文解義該貫無餘者而

發明於此章及魚我所欲章皆不得其旨他編亦有如此者讀

者攷焉可也

盡心下

首章不仁哉梁惠王也 通謂七篇之書始則勉梁惠王以仁義

終則言梁惠王之不仁孟子其有意哉

軻書本七篇每篇分為上下自趙氏始耳若不分則此章在盡

心諸章之中而已通以為終言梁惠之不仁抑孟子意乎

盡信書章流杵集註杵春杵也或作鹵楮也 攷證金氏按鹵乃

濕鹵之鹵謂血流地生鹵爾

果如所言則孟子何為不信之耶

有 以我善為陳奇云曰無畏云云集註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

然當字謂孟子之意下諸本皆有當

集註曰孟子之意當云蓋謂

以文意解之則當如此爾通以

又意似於兩人字讀謂殺人父

於本文為通

於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禮可
殺已之父兄亦執所必至者集
言翁欲如此通之耶且如所說
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之言又

不仁而得國章 輔氏謂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
之君皆是也 發明亦以秦隋五代為不仁而得天下者

得天下當以綱目有正統處為是曹魏五代要亦不過得國之
大者耳

民為貴章集註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
貴也 發明得乎諸侯為大夫集註不及之者以上句包之君總

天子諸侯而言

天子至尊貴也且不重於民諸侯不假言矣

稽大不理於口章憂心悄悄愠于群小集註詩邶風柏舟篇本言
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按今詩傳朱子以柏舟為婦人不得於夫而作群小衆妾也此
本小序以為仁人見怒之詩豈集註乃詩傳未定之說歟

錄前節性字指氣質而言命字合理
指氣而言性字專指理而言云云

之命是理之氣何謂氣之理是
限制何謂理之氣是就理上說

不同 叢說意亦猶此

語句以為說要之反不若語錄

之氣則與語錄之意微異要之
指氣無疑攷證強欲牽帶下而
理之氣只要與前節氣之理
只以語錄為斷可也

宜亦嗜之是膾炙羊棗一者皆為曾皙所嗜今曾子乃食此

而不食彼故疑而問也

羊棗而公孫丑乃以膾炙為言不知

由堯舜至於湯

見知聞知或問禹臯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

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
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

之則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後聖當以前聖
以辭害意可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集

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
有見而知之者在後世則有聞而知之者今去聖

居又甚近而曾思輩人皆亡已無有如是

是聞知者矣

而知者但其已死則不復有耳愚

而知者又何嘗百年不死耶正

耳蓋以或問之意而推之乎見

知者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

知之者耳愚故謂其未可以當

視相授受者爲見知若必待親
自餘載之後又何所授受而有
之於湯文雖則同世然非有資
合而知之耳若武王周公之聖
與文王事同一家未免有親相授
受於夫子事同一門實出於親相授受
而知之者也如此則夫子在時既無偶然契
合之於堯舜湯文者矣五百餘歲之後又安有偶
合之於堯舜夫子之於文王者乎孟子所謂然而無
亦無有乎爾者此也孟子與集註之意皆以爲當時
其意未嘗以曾思諸人爲見知者攷證母乃不得經
先儒亦有以見知爲易於聞知之說蓋亦攷證之見

不知彼矣陸象山有言東海不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
心每曰每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此可
證矣又言千古之前有聖人出焉此心
古之後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此
之證矣象山此言雖別有所指然孟子所
其心同理同而契合耳初非有類於親
也然則中庸序所謂見而知之者唯
也曰朱子不過以顏曾得夫子之
耳初不與聞知者對舉自無所